

王燮达:在雕塑中表达书写性

雕塑是理解“子曰”的钥匙

近日,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举办了“子曰——王燮达作品展”,这是2007年以来王燮达的第三个个展。与前两次不同,这次个展不仅展出了艺术家的17件雕塑,还展出了他的24幅平面作品和一件装置作品。

“子曰”是王燮达从2002年开始、迄今仍在继续的作品系列。“子”是历代圣贤的尊称,在这里是指奠定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贤人智者。“子曰”就是从古至今的圣贤们关于人生的思考和言论。这个系列的作品都有其鲜明的风格,令人联想到甲骨铜铭、秦砖汉瓦的远古时代。这些作品虽然有雕塑、平面绘画与装置等多种艺术形式,表达的主题也不尽相同,但却都是用“子曰”加编号命名。如何理解这些作品?艺术家由此要表达什么?所追求的又是什么样的艺术效果?在记者看来,理解这一切问题的钥匙,就在于他的雕塑作品。

雕塑带来“子曰”的灵感

王燮达的艺术探索,始于书法。他1985年开始学习书法,拿起了毛笔并乐此不疲,其作品很快就被入选当时流行的书法艺术大展并得奖。正是书法,让他有了创作“子曰”的最初的冲动:他1986年学篆书,开始研究古人造字的方法,从中得到了启示,中国书法,乃至中国远古的先人创造汉字的方法,就



个人简介

王燮达,1968年生于辽宁,现工作和生活在上海。1996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,中国雕塑学会会员。先后参加过上海首届城市雕塑展、上海青年美术大展、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、上海首届国际城市雕塑双年展、上海城市雕塑中心春季邀请展、中国雕塑大展上海展等群展,以及元典画廊2007年举办的子曰·王燮达雕塑作品展、上海雕塑艺术中心2008年举办的子曰·王燮达雕塑作品展。



子曰-0817

此成为他的创作资源。通过体验古人的造字方法,他有了自己的创作观念;而书法艺术的造型特点,则给了他视觉语言的滋养。他说,当时他就萌生了创作“子曰”这个系列的念头。

1993年王燮达去中国美院读书,一开始他选择的还是使用毛笔学传统绘画,但很快就发现了雕塑的魅力,转而学习雕塑。按照他的体验,中国书法表面上看是平面的,是纯抽象的,也是纯线条的,实际上其营造的视觉形象却是有血有肉而富于立体感的,问题是如何来表现这种立体感?那就要突破一般人观赏书法作品的审美定势,就要诉诸具体的形象。而在中国美院学雕塑时,他所能接触的就是具体形象。因此,在学习雕塑后,他对自己将来要做的作品的感觉一下子就清晰了。他找到了创作“子曰”系列的艺术方向。

在雕塑中表达书写性

用雕塑这个西方现代造型样式的语汇,来表达从中国远古先人造字方法中得到灵感的观念,来表达中国书法独有的书写性,这就是王燮达的课题。为了解决这个课题,他花了差不多整整10年——直到2002年,“子曰”系列逐渐形成具体图形,才进入实验阶段。

在王燮达看来,中国书法的线条,因为毛笔与含墨量的关系,可以上下用力、平面移动,加之中锋用笔,形成的线条痕迹一定是立体的;而感情色彩的表达则不时要用到偏锋、侧锋,还有书写的徐疾等。因此,中国书法对书写性的表现最极端,哪怕是一条直线也有上下动作来调整,有心脏的跳动带动手的跳动,在线条中绵延不断。有时作者还有意去做一波三折。这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线条——依附于造型表面的边缘线不可同日而语。为了表现这样的线条,表现其中的书写性,王燮达将西方的雕塑语言作了根本的改造:将团块状的、讲究张力的西方雕塑的空间造型,改造成了由空气(或者叫“负空间”)形成的空间造型。在他的雕塑里,正如他的创作手札所说的:“朗朗间,上接寰宇,底连地坤,聚虚为实,飘然吾轩!”

雕塑启示了新材料的实验

王燮达动手创作“子曰”时,尽管国内已经有了影像、装置、观念、行为等多种形式,他一开始还是以雕塑为创作形式。不过近两年他也开始了新的尝试。这次展览上就有他2008年完成的平面作品。这些作品采用综合材料,在宣纸和亚麻布上创造出独特的、兼具传统文化气息的现代视觉效果:红色的线条在画面上形成一幅九宫格,好似书法的临习字帖,细腻、层次、若隐若现的线条、内涵丰富的留白,在这平面内营造一个供人想象的空间。这暗示着圣贤们的经典在当今时代被重新解读与运用。

展览上还有一件装置,其中既有吊在空中的由藤条和纸浆制成的大型雕塑,又有在地上根据雕塑投影用石粉和炭粉创作的一幅画面;两者把光与影、实与虚巧妙地融合在一起。“很多人会迷恋于地上沙、炭与光影交织的绚丽画面,而忽略空中真实的本体”,王燮达希望借此提醒当今的世人,不要被繁华的虚像所迷惑,要透过表面看到事物真实的本质;更希望通过此次展览,让生活于物欲横流的快餐时代的人们,能够暂时搁置骚动的心绪,与他一起静静地感受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思考。

在王燮达的艺术追求中,是雕塑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,是雕塑形塑了他的艺术语言,也是雕塑启示了他进行多种材料的实验,走入平面绘画、装置艺术的领域——雕塑是他的出发点与转折点,也许也是他的归宿。



子曰-058



《子曰》是对疯狂而浮躁的现实世界的反动

——王燮达答记者问

◎本报记者 邱家和

问:《子曰》系列的酝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
答:这个系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中,1985年开始学习书法时便萌生此念头。到2002年,《子曰》系列逐渐形成具体图形,便开始了实验阶段。第一批作品是雕塑,一共做了大概十几件。当这十几件出来之后,感觉到距离我所追求的境界还相差许多,于是把它们毁掉,重新开始。如此若干次后,时间上也有一年多,才开始渐入佳境。因为我的每个作品并非图解某位先贤的某句具体语录,所以这个系列的作品统一命名为《子曰》,用编号的方法来加以区别。

问:能否说明你的早期雕塑作品与《子曰》的关系?

答:1998年我在金贸大厦做的两组作品是个转折阶段,开始有《子曰》的雏形,开始有了寻找文明起源的思考。我想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,平静且肃穆,以及在达到这种状态过程中微妙的情绪变化。这种状态是一个纷繁世界的心灵花园,沁人心脾。我由此体悟,这种感觉或许能使生存在当下的物质发达时代的心灵得到慰藉。之所以会使人觉得我的作品有宗教感,因为我的作品有在精神上慰藉人心的特质,与宗教有相似之处。

问:能否说明中国古文字的造字规律对《子曰》造型特点的影响?

答:中国文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,古人造字的思维观念是非常朴实和充满智慧的。它抛弃了浮华的表象直接触及最为本质的东西。这种观念之所以至今还生命盎然的原因也在于此。我正是以这种观念作为《子曰》造型的原始基础,同时还有我个人当下体悟的介入,使《子曰》系列,有了使人既亲切又陌生的特点。

问:《子曰》对书写性的追求,是否有意识地借用了中国书法创作的观念、手法与造型语言?

答:是的。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,与以毛笔为书写工具形成的线条有关,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其他文明的文字线条所不能比拟的。由于毛笔的特殊性,使中国的书法线条能够更便捷地通过提按、速度及含墨量的把握,传递出不同的情感色彩。由于我对线条表现力的特殊喜爱及对中国书法的认识不断深入,我觉得借用这种手段能够最直接明了地完成我的感觉。

问:如何理解书法艺术的空间关系?《子曰》系列采用了雕塑、绘画、装置等不同的艺术形式,在处理这个关系时有什么异同?

答:书法作品的用笔方面要中锋用笔、力透纸背;或八面出锋,或含蓄内敛;在用墨上要墨分五色;如此出现的痕迹一定有立体感。我选择多种艺术形式,是因为有些感觉用雕塑作品并不能实现我的想法,而绘画和装置却可以分别完成它。《子曰》通过平面表达时,我加入了九宫的时空概念,从而使《子曰》有了四维的传达。而装置又把平面化向立体化再次转换。

问:创作《子曰》系列的绘画时,为什么会采用拓印的方法?为什么又用纸浆、硅胶?

答:拓印的方法是中国人对经典的一贯态度。既然是《子曰》,那一定得用这种方法。我创作时选用的材料喜欢全天然的东西,比如木材、布、纸、纸浆、水、墨、沙、藤条等等。这些材料更加接近自然。对于工业材料中性硅胶的使用,除了有水的视觉感和可塑造肌理外,我还想通过材料耐用性的已知和未知,来述说我对自然、社会及人与人之间,对个体的历史与未来的思考。

问:你认为你的作品是当代艺术么?其当代性表现在哪里?

答:这个世界是疯狂而浮躁的,而《子曰》的出现,正好是现实世界的反动。我希望能使观者与我共鸣。当代艺术一定是跟当下社会、个体发生紧密关系的艺术,这种关系可以从很多角度介入,而我的作品是从精神这个角度介入当代,慰藉和平静浮躁的人心、疯狂的世界。我的《子曰》系列还将继续做下去,会针对精神的层面继续做出不同的体悟和表达,形式会更加自由和丰富。